

奇谭

〔西班牙〕萨尔萨内达斯著



Jordi Sarsanedas

MITES

根据 1985 年巴塞罗那 Edicions 62 出版的卡塔兰文第三版翻译。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卡塔兰文学院的资助,享有翻译出版权。

封面设计、尾花:徐中益

奇 譚

QIT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56,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1}{2}$ 插页 2

199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2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1111-X/I·1040 定价 1.75 元

出版说明

《奇谭》共收十五个短篇小说，篇篇短小精悍，虽然多数写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日常生活，但是题材各异。作者时而抒情，时而幻想，时而叙述神奇的故事，时而大发议论，时而又宣扬哲理。在短短的篇幅里，不时出现出人意料的情节和振聋发聩的宏论。作者的意图，似乎就是要化现实为幻想，变平凡为神奇，使这些故事篇篇独具一格，读来不但引人入胜，而且也发人深思。因而一九五四年出版于巴塞罗那时，获得卡塔兰现代文学中的最高荣誉：“维克托·卡塔拉”奖。

作者朱尔迪·萨尔萨内达斯，一九二四年生于巴塞罗那，在法国图卢兹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一九四八年以来即以诗名蜚声于卡塔兰文学界。他以三十余年来在诗歌、小说创作方面给予卡塔兰文学的贡献，于一九八一年又获得“约瑟·普拉”奖。现在他担任文学期刊《金山》的主编。曾将卡塔兰著名诗人埃斯普里乌的作品译成法文。

编者

前 言

我把算式都列到左边，等号的另一边便出现一个零。我接着写了一个所有数字的公因数，用 X 来代表，这就出现了一道长长的括弧。我只需把剩下的全都写到右边去，最后，把括弧内的东西全部移到等号另一边的繁分式下面，把未知数提出来。过一些年，我会把这种演算称作函数，用它在一张方纸上画波浪和教堂。再过一些年，我会漫不经心地把这一切忘诸脑后。

在北方，弓弩手们驻守着阿克罗波利斯城：这是阿拉贡国王的命令。在无数海豚和海鸥的后面，他端坐在巴塞罗那的王位上。我对你们说些什么呢？在统辖罗马人地区的幸运军队的精锐枕戈待旦的同时，鞑靼人或土耳其人的脑海深处却埋藏着火药，考古学教授们的脑海深处却埋藏着火药。阿特内娅哭了，她的眼睛像一位法国仕女，像一位仙女。阿特内娅带着空洞无神的眼睛，带着充满森林的眼睛，在一棵栎树下遇见了希兰克娜。圣保罗讲以弗所语，希波那的主教的信件如雪片纷至。佩尔苏斯用一支准确无误的长矛把我们变成了做弥撒的人。

救我出苦海吧，
圣母马利亚，
蒙塞拉特的圣母马利亚！

穆雷特坐落在东方。它是用土耳其方石建就的一座圆形城堡。雉堞之间闪现着形形色色的盔甲。堂彼得罗国王，堂彼得罗国王，你就要从宝座上摔下来了！报应就到！细想一下吧，这是多么愚蠢的故事！细想一下吧，你在吐出最后一口鲜血，我们却要踏上蒙塞古尔的台阶。（让我们把这故事编成四行诗吧！）细想一下吧，我们只消再吆喝一下，就把马赶下悬崖。埃斯科拉蒙达，造一片绿荫，堂彼得罗国王之所以完蛋，是为了让你能获得自由，让你冲破暗夜。

米拉马尔在南方。埃克塞尔·蒙底和某些哈布斯堡人一心想占有它！但它是拉蒙的。拉蒙坐在窗前。窗户在橄榄枝上面敞开着。而橄榄园则俯视着大海。大海汹涌着越过了克雷斯克王朝的地图上标下的疆界。拉蒙低头挥笔，他的胡须犹如一团亚麻。大海一直涌到胡尼佩罗修士的寺院。

西面，有一大片池水，两株棕榈，科尔塞罗拉雕像的一段黑肩膀，几只燕子。还有一棵桉树。为了辟出一处网球场，它的一支主根被砍掉了。从此，随着一年不断变换的四季，它保留着花绒或果实，映在长长的伤口和似铜刀一般的叶枝上面紫红色的

光。桉树发出长长的天鹅的鸣唱，犹如图纳画笔下
茶花女之死那般苍白而且发出幽香。她是一位甜蜜
的女神，把死亡变成软枕上的昏厥。

除了许多罪孽之外，情况就是这样，时光淹没了
那些场所。

我坐在一间黑暗而温暖的房子的尖阁里写作。
窗外夜色如潮不断上涨。只听见一支肖邦的曲子快
速地重复演奏，在我耳畔时急时缓。然而此刻这一
切对我来说都已经到了尽头，我连自己都不明白自
己，与我所知和所不知的相距万里。

我将把这些时刻视作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视作
誓不两立的两条真理。我拿不定主意，不知到哪里去
寻找还原的智慧。我期待着上帝赋予整治的光明。

1948年11月于格拉斯哥

目 次

前言	1
花园的奇谭	1
水手的奇谭	14
十七岁的安娜·克拉拉的奇谭	19
梳辫子姑娘的奇谭	26
可爱的恶魔的奇谭	31
译制电影的奇谭	34
萨马坎达酒的奇谭	40
小狗崽及其它的奇谭	45
诊疗所的奇谭	51
天鹅与葡萄的奇谭	56
美洲人的奇谭	71
龙的奇谭	77
法老若安的奇谭	83
海岸的奇谭	92
鸟儿的奇谭	98

花园的奇谭

你喝光酒瓶里剩下的白兰地，从口袋里掏出烟丝卷了一支烟，一声“回头见”把伙伴们撇在远处的食品店里，衬衣领子也不扣，连领带也不去正过来，便来到大街上。

纤细的夜幕宛如一幅薄薄的雨帘悬垂着，稀疏的街灯在它上面点缀着斑斑点点。它随着脚步声敏感地颤动。

你渐渐地摆脱了那种因为吸烟太多和闲聊太久而引起的无名的恶心。某个半遮半掩的牲口棚里，几头母牛默默地、安详地睁眼看着环绕它们的死一般的寂静。微风飘过，给你带来一缕淡淡的清新的甜里带酸的霉草料味儿。

这是头一只猫。它以轻盈的步子静静地穿过街道。你吓着它了。它在街心停下来望着你，直到你自顾自地往前走了好长一大段。是你们互相望了望；实际上你甚至还转过头来怕打断它那望着你的目光。是它中断了你们的对话，自己走开了。它以一幅廉价的狮身人面像的神情走开了，去同一位热情的恋人或者一位博学的苦行僧约会，以便讨得诗

人的欢心。这不是那天晚上的那只猫。

第一只雄鸡啼鸣的时候，夜幕已经像一面黑旗似的展开。你不急于回家：仿佛你下了一笔赌注，又输掉了一场满把皇后与九点的美梦。你随便到哪个街角，都能闻到在这座城里弥漫飘散的玉兰那浓郁的芬芳。

你碰到了第二只猫。为了不踩着它，你不得不猛然刹住步子。它静静地横卧在便道中央。这是只年轻的猫，还未发育完全。它高昂着头，却不瞧你。它把四只爪子藏在身下，整个身子完全贴在砖地上。它显得多么瘦弱！它那并不平滑的皮毛下面，清楚地露出了脊梁骨，脊梁两边披下了黑色栗色相间的毛皮。它使你想起拍滑稽片的年代那些影片里被当作地毯用的熊皮或者狮子皮。正是这样；不过这一张皮子嘛，任何一位哈罗德·洛德都不会用它来披在身上去吓唬那位穿睡衣、戴发夹的老太太的。老太太在影片里是吓得哆嗦不停，一副日子过得穷困而辛酸的样子。

你摸了摸它。在你的手下，它抖得更厉害了。它转过头，喵喵叫了一声。你捏住它的脖颈，它伸出四条腿，活像四只空袖筒，连爪子都露了出来。你把它抱在怀里。雄鸡高唱二遍的时候，夜色渐渐泛红。

你继续沿着那条有围墙的街道往上走。猫安静地待着，无疑是吓的。每一盏街灯都把自己的十字

形支架的影子投到地面。街灯与街灯之间，你的影子随着脚步在你脚边晃来晃去。

令你吃惊的是这条街竟是条死胡同。大概你原以为那是个拐角。直到你走到尽头，覆盖着凌乱枝叶的围墙便把你围了起来。你迟疑了一下。

从右边角落的一道小门里，出来一位穿晚装的姑娘和一位穿礼服的小伙子。你没有看见那道小门。

“瞧，一只猫。”姑娘说，“小猫，小猫，可怜的小家伙……”

“我也是只猫。”小伙子大声地学起猫叫来。

“那当然，是只我从未见过的最肮脏的街猫。”姑娘说着便翻弄起小伙子的头发来。他们偎抱着沿街朝下走去。

那道小门敞着。你来到门口。雄鸡三唱的时候，天空已经泛白。

英勇的骑士从战场上归来，战斗使他显得疲惫，马鞍歪斜，经过一片栎树林时，坐骑不免一瘸一拐。许多年以前，最后一名骑士已经回到自己的家园，但栎树林还依然记得摩尔人的歌声，记得他们同阴凉下午睡中惊醒的牧羊女的对话。

当我们伟大的堂海梅国王的士兵，伟大的圣路易的士兵开赴战场时，他们穿过一片高高的栗树园。栗树稀疏而挺拔，树干光秃。士兵们一身盔甲，在马

背上昂首挺胸。他们手执的长矛不碰枝叶。最后一次战斗已经过去许久，士兵们经过时留下的蹄印成了栗树林永不磨灭的记忆。

穿过常春藤缠绕的门口之后，你怯生生地闯入一条两边栗树的大道。栗树下，清风曳着蓝色和绿色的阴影，洒下斑斑点点耀眼的阳光。最终（你一想到自己那样胸有成竹，心里便乐）你会遇见一位姑娘，她身着白衣长裙，戴一顶宽边草帽，坐在一把藤椅上。一抹茶色的阳光泻在她肩头下面赤裸的臂膊上。另一抹落在她的胸部。还有一抹像把短剑横在她的裙角。长年堆积的落叶不时掠过细小的白色卵石发出轻轻的响声，使她把目光从《克拉里萨·哈罗》或者《费尔特小姐》的书页上抬起来，红着脸搜索在花园哪个角落里会有和平的卡宾枪出现。也许你会碰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穿得一身让威廉·莫里斯和本·琼斯大为中意的花花绿绿，迈着细碎的脚步在闲逛，打一把黄绸阳伞，回忆着一个已被人忘却的《雷吉娜·科尔迪翁》。然而，这条栗树大道却只是把你引到几畦荒凉的菜地。土地贫瘠发白，孤零零地立着四棵干瘪的甘蓝。还有一条蜥蜴，悄悄地爬开了，装作没有看见你。周围便是那个花园：那是一片柔软而草木茂密的荒野。唯有这茂盛勃发的气势，才说明岁月曾经耕耘过浪漫精神的渴求而并非全凭天意。你随便踏上了一条小路。

栎树使空气变得沉闷了，把小路变成了羊肠小道。每一片栎树林都记忆着一个偷猎者的故事，他们总是偷偷地把刀插到过分精明或者过分饥饿的农人背上。戴胜鸟总是奚落这种故事。繁茂的枝条还保留着永恒的黄铜色叶子，加固了白色尘土的土地。当道路的眼睛在你身后朝洒满阳光的荒凉菜地闭上之时，你来到一座建筑面前。我不知道你凭什么说它是大理石的。其实它可能是任何材料建成的。焦黑的秃树干支撑着一株繁茂的常春藤，几乎把这座建筑全部遮掩，使它充满了虫鸣鸟啼。这是一座圆顶的圆形亭子。你沿着两柱之间的阶梯拾级而上，来到没有塑像的空空的台座前面。如果你能在柱头读到理智这个词，并且能随心所欲地猜出被常春藤掩没的护壁板上的铭文，那简直难以置信，或者说你的想象具有雄辩的说服力了。筹划已久或者盼望已久的相逢，此刻它的对象却是一位中年的先生，他穿一件颜色鲜艳的背心，逃避着一个特雷萨·莱瓦塞乌的手，以便在上帝的野草和小动物中间重新获得自尊；或者不如说，相逢的对象是一位瘦高的举止像孩童似的人，他对神灵的鞭打十分入迷，无论是在哈拉尔的后宫还是哪座大学的讲堂，他都可能死去。虽然他必须阅读由普罗梅特奥出版社印刷的斯威登堡和尼采的作品，他还是寻求用一种同情的气氛来拼命阅读，仔细体味。但是，栎树的黑色落叶暗示（当

然，这是一种错误)卢梭的坟墓已被永远置于懒散的神父看护之下，他们确信世界于公元前一七八九年已经完结；暗示那最后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年戴一顶帽沿垂肩的草帽，在林特纳街(巴黎)死去，转世为几近五十岁的希拉德·德·内华尔。只有蚊蝇的嗡嗡，落叶的低吟，戴胜鸟的惊叫。过去多少年了，戴胜鸟还是觉得皮衣下准对着它的那把带血的钢刀是多么好看。

你离开了这座亭子，现在正行走在由黄杨、爱神木、桂树和夹竹桃组成的不连贯又不规则的围墙里。你穿过一片低矮而芬芳的森林，这森林真适于充当波蒂切利画笔下的猎场，也恰似费德拉在像双手一样敏感或者比双手要敏感得多的阴影下进入梦乡的森林。最后，在带着瓦都甚至弗拉戈纳的忧郁的树丛下，显露了阿莫西略的爱。雕刻家以无与伦比的艺术手法在那圆圆的正宗大理石的臀部表现出柔和的肉感和洁净皮肤的可爱的淡红色。这个臀部完全可以主持凯特·德·纳吉(曾经有过一位女明星叫做凯特·德·纳吉)的登场式，她的上嘴唇有颗黑痣，假发亮光闪闪，搽粉的胸脯高耸，胀满了袒露的大领口；天晓得是否也可以主持巴加特莱女士的登场式。

然而，一个人也没有。你穿过了只有零星树木的绿色牧场。内莫斯公爵或柯尼斯马克伯爵的猎手

们也曾在疯狂的号角声中驰过这片牧场。你站在水边。柠檬色的河面上，垂柳的枝条间，蓝翅膀的天鹅懒洋洋地游动，连翅膀都懒得一动，简直就像顺着忧愁公主、苍白公主和可怜的蓝眼睛公主的目光在滑动。

在那里，你终于遇到了奇迹：挨着一棵垂柳的树干站着一位弱不禁风的姑娘。那些垂柳被砍得残缺不全、弯腰曲背，残干上布满枯枝，像乱箭一般指向蓝天的红雾里。姑娘穿一身灰色长衫，垂直的大褶从肩头泻到双膝，露出赤裸的双臂和皮肤苍白的双腿。平滑的黑发半梳着辫子披散在脸庞两侧。脸上唇上几乎没有血色。一双杏眼的蓝黑色眼珠深得像套在她额头的紫堇花冠。你朝她走过去时，她一动不动，只是把眼睛垂下看着踏在草地上的赤脚。

“对不起。我应该为自己闯进这座花园而表示歉意。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来的……我是迷了路。打扰您了，我很过意不去。”

“早上好。”

“早上好。我不仅闯了进来，而且还毫无教养。我为自己走进您的花园再次表示歉意。”

“这花园不是我的。”

“都一样。我这样闯进来很可能打扰您了。不过，说实话，我并不为此后悔。”

“我在等你。”

“也许您错了。我并非一定要来这里的。只是出于偶然，纯属偶然。”

“难道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理由让我不等你吗？”

现在她漫步在河畔，你伴在她身旁。她的步履短促，轻盈而有弹性。她的身体不时地使飘动的长裙产生一道皱褶或者一条曲线。

“说您在等我，听了真让人舒坦，不过，我不明白……您要我做什么呢？”

“没什么。不是这么回事。你来是为了获得。”

她在驮着天使的十字界标前面站住了，张开紫堇花色的眼睛对你仔细打量。十字界标在帕蒂尼的蓝色的地平线上飘动。

“我不需要什么。是你需要什么。”

“您是谁呢？我一路上都在祈求好心的神灵。”

“你猜猜看，我告诉你，我是夏娃的长女，在原罪之前她就怀上了我；或者说，我是被一位潇洒的王子所诱惑的一个牧羊女的女儿，从小在樵夫的窝棚里养大，被她奄奄一息的母亲遗弃在教堂门口，今日她却躲避那已经十分不潇洒的王子，她不知道他是自己的父亲。当拾穗妇女进入收割过的庄稼地里时，我和她们在一起。这些拾穗女人的衣服上绣着气流，她们是多么伟大啊！不会在收割过的庄稼地里拾穗的人，就让他呆在麦田里好啦。不过，若是他会呢，若是他愿意试一试呢……”

“我在这里是为了让人上一堂课吗？”

“是的，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叫我说嘛，你进入了一处美妙的地方，和风飘拂，高高的阳台上挂着柔软的窗帘，是世界上最好的阳台。”

“真遗憾，一只漂亮的炸蚶，一位这么细腻的山村淑女居然爱教训人！”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开始向女人献殷勤啦。

“你别想得太美了。你让我觉得好笑。你这肮脏的黄头发，歪斜了的领带，甚至你那保养有方的皮肤，都让我觉得好笑。不过，你若想拥抱我的话，我还没有那么笨。”

她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你。你永远也搞不清她是吻了你呢，还是只朝你笑了笑。

“对你来说，最好还是让我的眼睛变成一道目光，我的嘴巴变成词儿，目光和词儿都变作一种感情。听着，你问过我的名字了。假如我是童话故事里的一个人物，或者我的记忆就是圣诞节时天下穷人的故事：衣衫褴褛的孩子把鼻子贴到橱窗的玻璃上，橱窗里摆满了烤火鸡，蜡烛火在寒风中熄灭……”

“一幅眼睛里燃着蜡烛火，手里捧着想象的蛋糕的穷人的缩影。”

“正是。”

“我宁可要那躲避好色王子的牧羊女。”

“在王子的狗吠和追捕者的咒骂声中，牧羊女逃呀逃呀，穿过黑莓丛，顺着人迹罕到的偏僻小径跑了整整三天。第三天下午，她到了一座山顶上的一片空地，那里有一间小破房，周围是耕地。她的双腿沾满了泥土，流着血。她昏倒在门槛上。有人给她端来一碗奶。夜里刮起了刺耳的东风。人家借给她一条毯子让她睡在灶火边。当天晚上她就死了。”

“不过，难道我想从这可怜的牧羊女身上得到些什么吗？”

“她那碗奶。她那打动人家善心以求得帮助的能力。她怀着感激之情低声下气地喝了奶。她为自己坐在石凳上赶上了落日那一抹柔和的余辉而谦卑地表示感激。她为自己在温暖的砖地上迎接死神而感激。”

“我学过寻找一种艰苦的幸福。”

“牧羊女没走到那片空地和那所小破房。第三天下午她到了一个山谷底部。她必须攀上一面崎岖多石的陡坡才能到达那座山。石块在她鲜血淋漓的双脚下面滑动。她从一块巨石上摔下去了。夜晚的清涼使她苏醒过来。在荆棘丛里她望见四颗星。她不能动弹。临死时她做了天天都做的晚祷。她觉得幸福。”

“她没有从悬崖上摔下去。那群狗把她截住了。它们的牙齿咬进她的小腿和大腿。她一直掉到山坡